

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，勉强不来了。”

张无忌和周芷若在峨眉山赵敏道：“我偏要勉强。”……

张无忌宅心仁厚，性格没有主见，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。与周芷若的婚姻，便是周芷若步步为营

我偏要勉强

王辉城

的结果。若非赵敏前来搅局，两人肯定成为了武林主之礼，赵姑娘务请自重。”他已经打定主意，赵敏若要捣乱，只有迅速出手点她的穴道，制止她再说。

赵敏向范遥说道：“苦大师，人家不要对我动手，你帮不帮我？”

范遥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郡主，世上不如意事十居八九，既然如此，也是



在国内不开车，到美国却不得不学起了车，因为在这里没有车出行太不方便了。

其实，在美国学车的意义，如同生活中的油盐酱醋一般，再普通不过了。其形式和内容与国内差不多，也分笔试、驾照和路考等三个阶段。那天，在当地的车管所(DMV)办完登记、注册手续以及支付了 37 美元后，工作人员先让我看挂在身后的视力表，几番正确的比划之后就算完成了体检，随后就参加交通法规笔试。洛杉矶地区有中文卷笔试，但要加试英文交通标识。试题是多项选择，错误累计不能超过 6 题。按照规定，每人有三次笔试的机会，评分标准越朝后越紧，如三次都不及格就得重新报名。那天，我靠着中国式的背功，亦一次获得通过，并当场拿到了为期一年的临时驾照。其意味着在驾龄两年以上者的陪同下，我可以开车上路，并有三次参加路考的机会。

美国学车记

朱大白

接下来就是路考。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在家中完成。而我没车，只得请能讲中文的驾校老师上门授课，每周两次，每小时 40 美元。首次开车，教练就让我上高速公路。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，如此操练简直无法想象。记得那天下高速后，我紧张得满头大汗，连方向盘都快握不住了。

要学车，必须熟悉当地的交通法规。比如任何时间，只要遇上鸣笛的消防、救护、抢险和警车，就要立即就地靠边停车。凡见校车停在路边闪烁后灯时，一定要在其后停车，因为此时车内的学生正在下车并可能穿越马路。如果看到行人要过马路必须让行，不管他是否合法，且任何时候不能轻易按喇叭。此外，美国的每条道路都有限速要求，过快或过慢都会被罚款。最严重的违规行为就是在高速上乱扔杂物，除了罚金高达 1000 多美元之外，还有被起诉或坐牢的可能。



我在学车中也曾遇到过两次警察。一次在交叉路口左转弯时，因车速过慢而导致交通堵塞。不一会，一辆闪烁着警灯的巡逻车呼啸而至。我见状后先靠边停车，然后摇下车窗并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静候。在查验我们的驾照后，陪同向警察说明我是初学者，正式开车才两周。警察可能觉得我是初学者又加上态度好，因此免罚单。另一次发生在小区里练车时。那天有人报警，说看到一辆车在小区内不断转悠，情节可疑。不久，一辆警车开进小区尾随在后。刚开始时我以为与己无关，可是当我开到家门口时突然发现该车警灯亮起，于是赶紧停车。警官很年轻，一上来讲话的语速很快，以至于我一句话都没听懂。他看我没反应，有点急了，马上掏出自己的驾照给我看，并不断用手指着上面，意思是让我出示驾照。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用意，只看到上面写着戴维斯，八零后。就在这时，一位邻居闻声而至，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对警官说这位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就住在这里，正在学车，不可能有什么治安问题。警官在对这番话作了笔录后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但是这位邻居还是觉得有点看不懂，“今天到底谁查谁？”我真的有点一头雾水……

两个多月后，我终于可以参加路考了。那天，身着制服的美国考官坐到我的旁边，一路上用英语发出各种指令，让我东转弯一路按高速行驶，后又让我开进居民小区完成路边停、倒车和 U 形转弯。最后，我以 95 分顺利通过路考。在拿到驾照后，我颇有感触：规则就是生命。

赵敏相似。

金庸写涉世未深的女子，真是姿态万千。写她们的情愫，更是令人惆怅。《白马啸西风》里，李文秀一声低喃：“很好很好，可我偏偏不喜欢。”木婉清相思成疾，被杨过误了终身的姑娘们——郭襄的弟子名唤风陵，可见相思之深——都令人心疼惋惜。勉强不过来的事情，最令人长叹。

凡是以爱情为卖点的故事，莫不是诸多阻碍，如家族的阻力、阶级的差距、物质的贫乏，甚至是生理上的需求，都极有可能破坏一份美好的爱情。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，那是源于家族的仇恨；刘兰芝与焦仲卿，若是婆媳关系好一点，也不至于家毁人亡。早些年读《孔雀东南飞》，不由感慨万千。但凡焦仲卿硬气一点，不对母亲言听计从，断然不会发生夫妻双双殉情。于此可见，在爱情中，若总是女人去做勉强之事，男人必定软弱无主见；物质上的匮乏，杀伤力极大，可以杀死一切感情。比如在大饥荒时，易子而食时有发生，亲情用来果腹，莫说爱情了。

在《喜剧之王》中，尹天仇连盒饭都吃不起的穷天仇朝着舞女柳飘飘喊道，我养你啊。谁都知道，以尹天仇当时的境况，是不可能养得起柳飘飘的。这句话的承诺性质远远大于实际行动。但观众们最

蟋蟀世界与人类世界相似，精英总是稀缺资源，其纵横沙场、建功立业离不开虫主人的精心培育。如果“虫迷”花大力气逮到恶虫，但不经喂养，便急于出师，那么只能是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！

1975 年 9 月初，我大弟从崇明返家休假，他带回几十条蟋蟀，结果一条将军也挑不出。于是，这位铁杆“虫迷”渡江去父亲工作的南汇六灶抓虫。

两天后，他抓回十几条大虫，我们仔细地挑选了 6 条“英雄好汉”落盆。其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“青麻头”，但见此虫头如珠宝，两根顶线直冲霄汉，阔项上隆起一肉疙瘩，六爪腾跃，恰似三国大将张辽！刚安顿毕蟋蟀，后弄堂的老克勒“虫迷”前来叫阵。这位仁兄是跑郊区的邮递员，故在工作间隙几乎天天捉回好虫。老克勒出场的是一条“油黄条虫”。大弟见该虫暮气沉沉，像毛豆虫懒洋洋爬着，便捧出最凶的“青麻头”迎战。

“青麻头”虽然比“油黄条虫”大两点，但没有其干老，在盆里沙沙乱窜。我提醒道，老克勒的虫已喂养多日，我们的虫即使在分量上占了便宜，但很难取胜。大弟不听忠告，一味催虫上阵，下赌注斗一只老益。双方大虫亮相、打草后，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战于一团。

“青麻头”仗着年轻力壮，挥动双须，青幽幽的翅膀发出嘹亮的鸣叫，冲锋时宛若古代水仗中的撑篷战船。而“油黄条虫”已经伏盆，以静制动，双须贴盆不动，黄油布伞似的长翅膀偶尔张几下，发出一串苍凉的叫声。

恶虫狠命咬了一口，均感到势均力敌，接着七八个“推口”，“青麻头”将“油黄条虫”捉一只“猪罗”，仰天大叫 3 声。然“油黄条虫”吃了重夹并不气馁，而是迅速从敌手牙齿中挣脱出来，扑上去一个“飞刁”，又奋力以老鹰抓小鸡之势，将敌手连着 3 个“喷夹”，逼其于盆角，再一个“黑虎掏心”，咬破“青麻头”肚子……

“青麻头”虽然雄壮、年轻，但缺乏调养、缺乏作战经验，经此重创，痛得满盆打滚，败叫几声，跳出盆外。大弟极不甘心地交出邻居阿华从启东老宅弄来、送给我们的民国初年的青“和尚益”。

老克勒见爱将取胜，满面堆笑，不过他假惺惺地称赞我们的“青麻头”，作评论说：“如果你们这条虫耐心养一个星期，我的虫再厉害，也不是‘青麻头’对手啊！”

40 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恶虫大战，给“虫迷”留下一个教训，好虫还得靠精心饲养！

文化杂咏·重阳

胡中行 诗文 孙绍波 图

满城风雨到重阳，敬老声中洗足忙。

昨日门前尚罗雀，今朝过后复凄凉。

重阳敬老，本意甚佳。然流于形式，偏于作秀，则与初衷相违。如今每逢重九之日，有老人处即门庭若市，队队敬老志愿者不绝如缕。理发端茶送饭，此去彼来，不亦乐乎。最有趣者，志愿者多属意洗足，何则？因其可不断重复也。报载某老者一天被洗十余次之多，不胜其扰，传成笑柄。余以为敬老，应发自内心，形成风尚，而非突击敷衍唐突之举也。故曰，洗足之事虽小，亦可谕大矣。



爱这一套，也始终相信这样的爱情是最美的。当年我看《喜剧之王》，每每到此处，都忍不住落泪。皆是为此了这困窘之中的勉强之举，令人情感泛滥。

我们之所以为赵敏们的行为所感动，那是因为她们具备了过人的勇气。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，敢爱敢恨，果敢勇敢。这是

大部分人所不具备的素质，我们会屈居于平庸的生活，最终会融于世俗之中。轰轰烈烈地去追求所思所爱，大多时候是一种越轨行为。武松与潘金莲坐在屋子里，边烤火炉边吃酒，身心俱热，但终究没有行动，说到底还是顾忌着道德律例。武松也只在香港的电影里，做过一场香艳的春梦。一觉醒来，便春去了无痕。心底里的遗憾和惆怅，也会随着生活慢慢消散。

生活毕竟是要有秩序的，不然会乱了套。所以，作为普通人，我们需要别人的传奇，以汲取继续生活的勇气，以点缀平常生活的色彩。

往事如烟，王光美女士逝世近 9 年了。《风雨无悔——对话王光美》与我们见面了。这本新书与 9 年前出版的《王光美访谈录》相得益彰，给读者留下真实记忆，不仅记录王光美人生经历，还记录了王光美家人对她的影响，述及王家子女参加革命和抗战的故事。

前不久，我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房遇到王光美胞妹王光正。年届九旬的光正女士心善随和，谈吐儒雅。她住院期间，我几乎天天听她口述历史。她说记性不如从前，而抗战旧事，依然记得，娓娓道来如叙家常。问她最难忘的记忆是什么？她说得最多的是她的家人。其中一位是四哥，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王光杰；一位是五哥，英勇抗战的中国空军飞行员王光复。

光正女士难忘从小在北京一起生活的家人。她的口述和《王光美访谈录》《风雨无悔——对话王光美》等资料所述一致。王光美回忆中深情地提及四哥光杰。光正女士也一样崇拜他，多次给我讲他的传奇。光杰考取北大物理系，又转读清华电机系。后改名士光，在兄妹中第一个参加共产党，是影片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李侠原型之一。王家兄妹多人参加革命，也是受他影响。当时，党组织要在河北敌占区设秘密电台，光杰接受了任务。他物理好，动手能力又强，起初用美国收发报机，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大，后换上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，在半地下室的锅炉房里改制通信材料，烧瓷制作绝缘材料。还把中波改成

10 年前的今天，我饱含热泪在母亲的灵柩上敲下最后一枚铁钉，从此，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永久定格在我的心里。3650 个日日夜夜，每逢假日、每逢喜悦，每逢挑战，每逢挫折……我都会想起母亲，心中有一种孤独和苍凉。在没有母亲的岁月里，我总想收拾她生前的点点滴滴，撰文追忆她的善良、勤劳、平凡。遗憾的是，每每坐到书桌前，我手中的笔却变得如此笨拙和陌生。

在 71 年的生命历程中，母亲用无限的大爱走出了一条她自己的人生路。我的母亲心地善良，且勇于担当。

1970 年盛夏，我家突然来了一位北京阿姨。当晚，父母亲把我和妹妹、弟弟叫到跟前，再三叮嘱我们：假如别人问起北京阿姨，你们就说她是来上海看病的，其他就不要多说了，要问就来问我们大人。

事后我才知道，阿姨是我父亲一位老首长的夫人，因遭遇林彪一伙的迫害，只身逃离北京，流落到了举目无亲的上海。父母亲获悉后果断出手相助，在家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安排她的住宿，那时，我们一家五口总共只有两间房。

母亲祖籍宁波，平时家里菜肴比较南方化，为照顾北京阿姨，母亲千方百计向北方菜系靠拢，不时烙饼、包饺子来满足客人口味。如今，回忆起父母亲的见义勇为还是十分后怕的，假如此事被发现，在那个年代，父母亲肯定会被扣上包庇窝藏坏人的帽子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。对此，母亲却很坦然：我相信她，她不是坏人。

我的母亲聪慧睿智，且勇于挑战。她退休后应邀加盟街道所属公司的管理工作，先后当过内务，跑过外勤，做过总务，最后挑起了法人代表的大担子。在公司业务鼎盛期，她要管理 150 多名外来务工人员，联络维护着多家工厂、仓库、码头的业务关系。母亲年近七十，仍然参加财税、审计等专业培训考核。她勇于开拓，为外来务工者在上海谋求了更多的岗位，为集体创造了更多的利润，受到街道党工委和领导的一致好评。母亲生前对自己的这段经历颇为骄傲和自豪，因为在计划经济年代，一般人都无法自由选择职业。母亲却在退休后迎来了人生第二次创业期，在这个平台上，她的天赋、经营理念、管理能力都能得到充分展示。

我的母亲勤俭持家，且乐善好施。父亲随军南下，在上海与母亲邂逅，组建了家庭。虽然当时物资贫乏，但在母亲的精心操持下，一家人生活其乐融融，井井有条。母亲用爱心滋润着我们，同时，也辐射到身边需要帮助的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邻家一位小姑娘，父亲因病去世，母亲又不幸患上癌症，她的生活、学习面临困境，母亲闻讯及时送去 1000 元，鼓励她完成学业，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母亲乐善好施的品行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們，这种家风也传承给了第三代。今天，我可以欣然告慰母亲的是：当年她起早摸黑接送上学的孙女，三年前已被美国一所常青藤大学提前录取，学习计算机专业。她的孙子和外孙女都先后考进了心仪的大学，一个学美术，一个学法律，孩子们都努力学习，热心公益……

母亲远行 10 周年。我祈盼与她在梦中相会，能再次端详她的面容，聆听她的教导。

短波，把电台伪装成收音机。嫂子王新也是中共地下党，两人先假扮夫妻，后结成伉俪。光正还记得，遇到敌人搜查，父亲用日语和敌人周旋，全家机警对付，终于躲过搜查。这部电台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

光美、光正姐妹最难忘的，还有五哥光复。说起光复，光正女士流露出由衷钦佩。光复外向、活泼、爱运动，是王家唯一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，曾在新疆空军基地担任飞行员，被任命为飞行七分队队长。一次荆门机

风雨无悔忆抗战

王令之

场有几架日军轰炸机正在落地，他立即带领所有飞机飞临机场上空打击日军。他英勇善战，带领战友轰炸敌军工库。武汉空战，光复驾机参战，日寇受重创。他曾被弹片击中腿部，疗伤后重返战场。中国飞行员一人最多击落 9 架日军飞机，他打下了 8 架半，一架是与美国飞行员合打的，名列第二，是著名抗战英雄。

光正女士至今难忘，北平解放前，光复将奉命飞往台湾。那天自家宅院上空突然出现一架飞机，盘旋许久才离去。家人哪里知道，这正是五哥驾驶着飞机，依依不舍向亲人辞行。光正女士强调，追忆家族那些人和事儿，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。只有国家好了，民族强了，才有和平与光明。

“互联网+”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明起刊登一组网络达人手记，敬请关注。责任编辑：徐婉青。

